

書經傳註

卷卷

書經體太公

葛洪 魏先生定

鍾山錢謙再文獻

泰誓上此未渡河時作分五段看首節表年以首事次節呼眾以起其聽惟天以下四節原天立君之意與紂失君道之當制天佑以下四節推天愛民之心與已所以討紂之意末節就民情快天心而勵以共討也通篇以天字作骨順天乃所以應人也

書經卷之四

蔡沈集傳

周書

周文王國號後武王因以為有天下之號書凡三十二篇

泰誓上

泰大回國語作太武王伐殷史錄其誓師之言以其大會

孟津編書者因以泰誓名之上篇未渡河作後二篇既渡河作今文無古文有○按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武帝時偽泰誓出與伏生今文書合為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於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偽泰誓如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鳥太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然偽泰誓雖知剽竊經傳所引而古書亦不能盡見故後漢馬融得疑其偽謂泰誓按其文若淺謬吾又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至晉

首節史臣說推周武王卽侯位之十有三年孟春之月以商受無道舉兵伐之至孟津之地天下諸侯不期而以兵來助者八百國王遂與大會於此地焉○此表年首事亦以見武王之得人心也十三年言其守臣節之久大會言其得人心之同八百國華夏蠻貊皆在焉

孔壁古文書行而爲泰誓始廢○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追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卽位之十三年

也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孟津見禹貢○按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元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此皆惑於偽書泰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永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卽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又始改十四年爲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自後說春秋因以改元爲重歐陽氏曰果重事歟西伯卽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

元至武王卽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閏
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
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
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員文王之
元年者皆妄也歐陽氏之辨極爲明著但其
曰十一年者亦惑於書序十一年之誤也詳
見序篇又按漢孔氏以春爲建子之月蓋謂
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爲
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旣以一月爲建子
之月而經又係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爲
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太甲辨之詳矣而
四時改易尤爲無義冬不可以爲春寒不可
以爲暖固不待辨而明也或曰鄭氏箋詩維
暮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曰此漢
儒承襲之誤耳且臣工詩言維暮之春亦又
何求如何新畚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蓋言暮
春則當治其新畚矣今如何哉然牟麥將熟
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牟麥將熟則建辰之

王曰節王將發誓先歎息說嗟今我友邦長君及我本國治事之
臣與從軍衆士但要精白一心明聽我告汝以伐商之意不可忽
也○此將誓而呼從征之人以告之欲其聽之審也友邦家君指
列國言御事庶士指本國言誓首告以伐商之意包一篇在內

惟天節凡爲君者當知君道所係之重欲知君道者當思止天立
君之心惟天地之於萬物乾元資始坤元資生於是受氣成形也
生不已固萬物之父母也萬物雖並生於天地惟人獨能具四端
統萬善知覺與物不同是乃得氣之秀而爲萬物之靈然類均無
以相統愛于人類中篤生一天性聰明無待勉強此于衆人又爲
先知先覺是靈之靈者也乃立自爲大君以統萬民是豈徒尊榮
富貴之而已哉正欲其体天地之心以子育平民聰明有臨明
哲以作則凡天地所不得爲者都代天地而爲之以作民父母焉
天爲民立君之意如此○此先言天立君爲民之意以起下節也
重下三句靈者知覺異於物聰明者知覺異於人也聰明就心上
說此君德也元后是君位作民父母是君道謂安養斯民與覺始
資生者同其功用也此只言天立君之意如此言外見爲君者不
可不休此意也

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
其考之固不審也不然則商以季冬爲春周
以仲冬爲春四時反逆皆不得王曰嗟我友
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王曰嗟我友
邦家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王曰者史臣
邦親之也家君尊之也越及也御事治事者
庶士衆士也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
也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真聰明
作元后作民父母真誠實無妄之謂言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
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
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於物而聖人
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強
其知先知其覺先覺首出庶物故能爲大君
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癯殘疾得其生鰥寡孤

今商節天爲民而立君君當承天以治民也今商王受居元后之位却不知作民父母之道乃侮慢自肆不敬上天而恣行無忌以降災于下民是身爲天之宗子實則天之罪人矣○此與下節皆承上言紂失君道而此節則其綱也慢天虐民須臾有亦勿說到當伐意故者萬善之本不敬者萬惡之本人雖至愚獨知敬天今紂天且不敬宜其衆惡日深也○

沈溺節其慢天虐民之事固不可悉數今試略而言之樂酒無厭則沈溺而不復出眈逐女色則言亂而不知止舉凡暴虐之事敢于行之而絕無顧忌其刑賞之際如罪人則不止一身但心之所惡必并其族屬而誅之其授官于人則不論賢否但心之所好遂不妨舉世而任之至於用度之際縱其所爲如環宮雉寧高台大樹陂障池沼凡一切奢侈之事無不竭民財疲民力以爲之以廢于爾萬姓且其甚者設爲炮烙之刑焚我諫諍之忠良又剗剔懷孕之婦以觀其胎暴虐至于如此得非于天甚矣皇天以愛

獨得其養舉萬民之衆無一而不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爲民之父母也天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平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爲民如此則任元后之責者可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商紂失君民之道故武王發此是雖一時誓師之言而實萬世人習之所當體念也

今

商王受敬上天降災民

受紂名也言紂慢天虐民不知

所以作民父母也慢天虐民之實卽下文所云也沈溺言放行暴

虐人以族屬以世惟辜辜戮陂池

眼殘辜爾萬姓焚我諫諍剔孕婦

天震我者謂天威大勳集

沛彌復反

民爲心怒使久居此位于是以赫焉震怒乃命我文考敬承天之威怒以伐罪而救民惜乎中道崩殂遂致大功猶未成就也豈能無賴于繼起者哉○此應舉慢天虐民之實所以聲其罪也沈湎句是本原汚濁正敢行暴虐之本罪人二句是刑賞之暴虐宮室二句是用度之暴虐侈服即指宮室等而言寢宮只承宮室句說焚炙二句乃法外之法又暴虐之甚者須知此亦是指其大者其實受之惡不止此也天威即震怒之威大勲以安天下而言也

肆予節惟文考之勲未集而皇天之威實有不容不將者故我小子發欲伐爾以終其事而猶不忍遽伐也嗣位以來嘗以爾友邦家君之向背觀政之得失于爾使其懼而知改當非予所深望乎惟受則稔惡恬終絕無悔改之心乃縱肆無忌夷踞而居巴邨廟大禮都不以爲意弗事上帝與在天之神在地之祇遺棄其祖先宗廟通弗祭祀且祭享犧牲樂盛盡爲凶人竊盜天地祖宗已厭絕之矣他還說我有民上有命傲然自恃不懲戒其侮慢之失觀爾之敗若此其能終聽之乎○此承上而言受之恃惡不改以起不容不伐之意也肆宇承上節求以爾二句是追敘前事觀政原望其能改惟受以下不惟不改而反加甚矣獨舉慢神者神可慢無所不慢矣有民應虐民神有命應慢天語

彼班駘反剽空胡反○沈湎溺於酒也言色冒亂女色也族親族也一人有罪刑及親族也世子弟也官使不擇賢才惟因父兄而寵任子弟也上高曰臺有木曰榑櫨障曰陂渚水曰池侈奢也焚炙炮烙刑之類剽剽割剽也皇甫謐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未知何據紂虐害無道如此故皇天震怒命我文王敬將天威以除邪虐大功未集而文王崩殂謂大勲在文王時未嘗有意至紂惡貫盈武王伐之敘文王之辭不得不爾學者當言外得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家君觀政于爾惟受爾有悛心乃夷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樂盛既于凶盜乃曰君有民有命爾懲其侮伊尹所謂萬夫之長可以觀伊尹所說萬夫之長可以觀

天佑節受稔惡如此則今日之舉良非得已矣夫上天佑助下民
其強凌弱眾暴寡也于是立之君而高以整頓之權廣其味天
性悖人倫也于是立之師而授以董之任豈徒然哉惟其能助
上帝之所不及敷政設教使無一人不遂生若此以綴安四方之
民乃無忝斯任耳今天既厭商德而以此任屬之我則有罪當討
無罪當赦我惟奉天以討之赦之何敢過用其心志而作奸作惡
子其間平設今日而不除暴以安民亦甚非克相寵綏之道矣（
此承上而以君師之責自任正見伐受之不容已也與惟天地節
相似但彼為紂失道而言重在天上君上此為已責任而言重在
君任天上作君作師正佑民之實克相寵綏乃君師之責此猶是
泛言未二句乃隱然以君師自任必討有罪之君安無罪之民乃
無負作君作師之意也

同力節君師之責既在我矣豈味然為非常之舉哉就以人事
言之兵志有云凡用兵必貴知已知彼若兩軍相對力之強弱齊
等則須度量平日執行善而為有德執行暴而為無德德勝則力

政八百諸侯背商歸周則商政可知先儒以
觀政為觀兵誤矣峻改也夷踣踣也武王言
故我小子以爾諸侯之向背觀政之失得於
商人諸侯皆叛既已如此而紂無有悔悟改
過之心夷踣而居廢上帝百神宗廟之祀犧
牲案盛以為祭祀之備皆盡于凶惡盜賊
之人則箕子所謂墮竊神祇之機輪性者也
受之慢神如此乃謂我有民社我有天命而
無有懲戒其
侮慢之意
天佑下民作君作師惟其
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弔民敢有越
歷佑助寵愛也天助下民為之君以長之
歷為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
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
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言一聽於天而已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有民億萬億億萬

自不敵矣若德之優劣齊等則又須度量臨時孰師出有名而合義孰師出無名而不義義勝則德亦不敵矣觀此而商周之勝負豈不了然易見哉卽以力論則雖有臣億萬然皆眾叛親離惟億萬心寡助之至矣予止有臣三子却都順天應人惟一心多助之至矣是力且不能敵我何論德與義哉○此卽人事以見伐商有必克之理也首二句是述兵志之詞下四句卽力以見伐商之必克矣須補德義更不待言意德以平曰言義以臨事言度德權善惡也度義較曲直也一心者君與士卒一心士卒又其爲一心是正德義所感而成其力者也

商罪節試以天意觀之商既敢行暴虐又罔懲其悔罪惡已貫通盈滿天心憫下民無主乃命我鷹君師之責以誅之我今天若拘守臣節弗順天意以伐商是縱惡虐民其罪亦與之等矣而敢辭其責哉○此卽天意以明伐商有必往之勢也上二句見積惡者其罪大下二句見長惡者其罪同

小子節惟縱惡與積惡同罪故云小子豈敢懼以伐南乃文者
未身之重遂先受命于文考之廟然命我文考者天也故又行類
祀于上帝求福宜于家土皆以伐南之事告之于是乃率齔有衆
致天之罰于南以求免維鈞之罪天豈輕舉也哉○此承上節而
追述起兵時所舉之祀以見伐南乃所以奉天也受命文考者果

看臣子惟

度量度也德得也行道
有得於身也義且也制

有臣三千惟一心度量度也德得也行道
 事達時之宜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古者
 兵志之詞武王舉以明伐商之必克也林氏
 曰左傳襄三十一年魯穆叔曰年鈞擇賢義
 鈞以下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
 鈞以下蓋亦舉古人之語又勢正與此同百
 萬曰億紂雖有億萬臣而有億萬心衆叛親
 離寡助之至力且不同況德與義乎
 順天厥罪惟勿與通盈滿也言紂積惡如此
 金天命誅之今不誅紂是長惡
 也其罪豈不與紂鈞乎
 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

變者類于帝尊家王以備有眾底天
 之書底致也家王大社也祭社曰宜上文言
縱紂不誅則罪與紂鈞故此言予小子

于親而非伐功類帝宜士者告于尊而非自尊也紂之惡在不敬上天文之德在肅將天威武之功在夙夜祗懼故與不敬聖狂分焉與亡判焉

未節夫威曰天威罰曰天罰良以天居高懷卑默然之中賞罰惟于下民但凡民情所欲天心鑒而從之今民所欲亡紂天必從而亡之可知矣爾等庶幾輔佐我一人除其禍亂以永清四海之民使膏沐維新之化此乃順天之時若違而失之則自貽惟鈞之罪矣夫豈可哉爾等亦共勉之可也○此勉衆以輔已成功也首三句泛言天意從民以起下意所欲如平禍亂去疾苦之類下乃勉衆以共承天意之詞天之立君凡以爲民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首言作民父母以見紂不能爲民父母也次言作之君師以見紂不能爲民君師也未言民欲天從以見民欲亡商而伐之必克也時哉弗可失猶云不可違也

泰誓用此與下篇皆既渡河時作此篇分三段看首一節序作誓之由而命之誓誓中開六節言紂縱惡之極而以災事証之并及已伐罪之決而以湯事証之末節乃勉衆輔已之詞亦以天民二字爲主

畏天之威早夜敬懼不敢自寧受命于文王之廟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衆致天之罰於商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受命交考卽造乎禘也王制以神尊卑爲序此先言受命交考者以伐紂之舉夫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稟文王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天矜于民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寧

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夫矜憐于民民有所欲天必從

之今民欲亡紂如此則天意可知爾庶幾輔我一人除其邪穢永清四海是乃天人合應之時不可失也

泰誓

惟戊午王次子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

百節史臣說武王自孟春丁巳會兵伐紂至次日戊午乃引兵自
孟津渡河會師于河北前日大會之諸侯皆以師畢會于此王乃
撫循士卒而誓以伐商之意焉○此會之次序也兵以次爲誓次
則有整兵慎戰之意師以會爲正軍會則無輕率倖勝之心
嗚呼節誓師之詞說嗚呼今畢會之師皆我西土之家也汝等皆
番驪我告汝以伐商之意可乎○此呼衆而動其所也
我聞節凡八善惡皆非且夕之故我聞占語有云世間有一等謁
吉之人意念注在于善致致汲汲終日爲之而其心猶以爲不足
有一等凶惡之人意念注在不善亦致致汲汲終日爲之其心亦
以爲不足蓋所爲不同而其所用之心則一也今商王受正所謂
凶人也其干一切非法度之事者寡用力而行低其惟日不足之
意試約畧舉之如宰髮老成之人所當親近者彼則放蕩之犯法
有罪之人所當斥逐者彼偏親比之是用人之法無度矣而且荒
淫于色沉酣于酒心志昏迷以縱虐于下民是立身臨民之際無
度矣于是爲臣下者見紂所爲如此亦皆化而不惠朋比千家五
爲仇讐疊上權力以相誅滅是一人縱惡而作惡者且不可勝計
矣所以致毒痛四海罔不受冤者無可控告則嗚呼于天而罔
穢之德已顯聞于上矣尚可以君天下乎○此聲紂之罪也述古
語重因人一過今商王何正所謂凶人爲不善亦惟自不足也推
棄三句是力行無度之實事臣下化是無度之惡及于八無棄二
句是無度之惡彰于天

師而誓 戊音茂○次止徇循也河朔河北也
戊午以武成考之是一月二十八日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周都豐鎬其地
在西北武王渡
河者皆西方諸侯
故曰西土有衆 我聞古人爲誓惟曰不足
以人爲不善惟自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
度播棄老呢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
朋家作仇讐權相滅無顧天穢德彰聞惟
不足言言終日爲之而猶爲不足也將言糾
力行無度故以古人語發之無度者無法度
之事播放也望驚遠惡而黃也微子所謂羣
逐干戾是也老成之臣所當親近者紂乃放
棄之罪惡之人所當斥逐者紂乃親比之醜
醜怒也肆縱也臣下亦化紂惡各立朋黨相

惟天節愛只知下民易虐亦知上天難欺乎惟天惠愛下民而重教養之責惟辟當奉天意而盡君師之道甚不可忽也不觀夏桀乎桀不能承天以惠民顧乃益爲虐虐以流毒于下國天厭其德乃遂佑命成湯假手以誅之降黜有夏之命而遷于商天不容桀之惡如此而今日奉天亦概可知矣○此言天之革夏以引起下節也首一句泛言辟當奉天惠民下引桀失奉天之道在所當黜也語意重桀不重湯

惟受節天之黜夏非自利也以桀有罪故耳今受之罪乃更浮過于桀如微子以庶兒而有元善之德彼乃剝落而喪亡之比干以諸父而爲諫諍之臣彼乃被害而殘虐之天命已去彼猶謂爲已而有驕縱自如千是由恃心生出肆心謂敵之道爲不足行肆心一逞乃敢于慢神謂祭爲無益而不之舉敢于虐民謂暴爲無傷而不知已非之浮于桀者如此夫前代之興亡乃後人之明鑒其所鑒視者初不在遠在彼夏王桀耳桀有罪而天旣命湯以黜之矧罪之浮于桀者天必無縱之之理今日天怠有在其將以予戲定禍亂以又安斯民乎何以知之我興師之時嘗得吉卜又嘗得吉夢以我之夢協我之卜重有休祥之應此以知伐商之舉斷乎其必勝矣○此覆敵討惡而卽天意以明伐商之必勝之首句承

爲仇讐脅上權命以相誅滅流毒天下無辜
之人呼天告冤腥穢之德顯聞于上呂氏曰
爲善至極則至治聲香惟天惠惟辟奉天
爲惡至極則穢德彰聞惟天喪之惟辟奉天

有憂則克獲天祐壽國天子命成湯

言天惠愛斯民君當奉承天意
不能順天流毒下國故天命成

湯降黜夏命惟惟受受靡靡孚孚桀桀剝剝喪喪元元良良賊賊虐虐諫諫輔輔

謂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非謂暴無

傷厥鑿惟不遠在彼曩王天其以享又良朕

夢揚朕下襲享休祥戎商必克

國爲喪元良徵子也諫輔比干也謂已有天命則答祖伊我生不有命在天之類下三句

上盧諝敘喪六句正罪俘之實厥鑒二句卽夏事有見商之不容
干天朕夢二句卽夢卜以証天之重屬干已其者未定之詞猶曰
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言之于未然之前詞當如此

受有節且國勢之強弱視乎人才受所有億兆之多不過智識平
等却及各懷猜忌離心離德予所統有懷亂之臣不過十人却皆
盡忠爲國同心同德夫人才原不可以多寡論也彼夷人申雖有
重親之臣豈若周之亂臣皆仁厚之人而可恃乎商周之勝負亦
可如此決之矣○此又以人事而見商周之不相敵也夷人以才
識平常而言周親以同惡相濟而言亂臣以戕亂而言仁人以安
民而言也蓋受夷人雖衆未必忠不如周亂臣雖少而盡忠受之
臣雖親未必賢不如周賢人之疎而可恃此其所以克紂也

天視節且天人原是一理欲知天意但觀民情可已天非有自己
視人而予人之善惡無不見者亦自我民之視以爲視耳天非有
耳以聽人而予人之是非無不聞者亦自我民之聽以爲聽耳夫
民心之好惡便是天意之手留个百姓苦紂之虐皆以我不往正
商罪多過責于我一人是民心既向而天意可知矣朕雖欲不往
何可得哉○此又合天人言之以見伐商有必往之勢也首二句

亦紂所嘗言者鑒視也其所鑒視初不在遠
有夏多罪天既命湯黜其命矣今紂多罪天
其以我久民乎襲重也言我之夢協我之卜
重有休祥之應知伐商而必勝之也此言天

意有必
克之理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

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夷人言

其智識不相上下也治亂曰亂十人周公且
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闔天散宜生

南公括其一文母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
已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臣妾也九

臣皆外臣姜伯內言紂雖有夷人之多不如
周伯臣之少而盡忠也周至也紂雖有至親

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
恃之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

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朕必

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朕必

之言天察耳目于民見民心即是天意之所在今百姓以不正商
責我則天亦必以伐商屬我可知矣如之何可不往哉末句撮上
二節意入講意中

我武節我之必往豈有私意哉天人交迫不得已而威武奮陽侵
入彼之疆界者止以取其凶殘而誅之以救天下之民用以建永
清之烈成未集之勳使我投伐之功用以張大耳是雖贊其子孫
而實無愧于其祖宗普湯伐桀原以公天下為心今我心猶湯也
有今日之舉則于湯之心不更光顯明曰哉○此表已伐商之公
心也上四句一氣說下見除暴安民非以利己未句乃以湯較之
而見其無異志也桀弗順天而湯放之固是至公無私受罪非桀
而武伐之亦是至公無私則有武王而湯之心豈不更光顯乎光
只是明白之意惟公故光不得以公字替先字也朱子云比于湯
之放桀又有光焉亦是一講並存之

末節我之心事固可其說然爾等不得謂我仁彼暴遂有輕敵之
心也勉哉爾將士無或以彼為不足畏寧可執心以為彼勢甚盛
若非我軍所能敵者庶可有濟也所以然者為何蓋當今百姓異
紂之虐懷懷乎如不自保若崩摧其頭角然人心危懼如此此所
以不可不勉也嗚呼汝其同以除暴安民為念一德一心立定其
克敵之功庶幾斯民免于凶殘瘼瘼之危而得久安于世焉可

巨過廣韻責也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平民
今民皆有責于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

而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必往矣蓋百姓異
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即拯已於水

火也如湯東面而征西夷
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意我武惟揚侵之

疆聒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也凶殘紂

也猶孟子謂之殘賊武王弔民伐罪於湯之

心為益明白於天下也自世俗觀之武王伐

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讐可也然湯

放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為心非有私於已

者武之事實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
益顯是則伐商之舉豈不於湯為有光也哉
最戢天子罔或替茲執非敵百姓懷懼若
崩厥墜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厥功惟克永

不体此意哉○此勉衆輔已以成功也最哉三句戒以當慎意百姓二句推原上意以起下文嗚呼以下乃期必之詞一德一心串看德一心必一也立者立竟如此狀其迷也永世以民生言應稟

泰誓下首節書之小序下以爾嗚呼對看上言商受之惡爲天人所棄而勵衆士以成功下言文王之德爲天人所歸而自期以必克

首節史臣說時戊午之明日將趨商郊臨敵甚近王乃巡視六軍之倍伍器械曉然發令誓衆士以上作其氣焉○此序事之詞也前諸侯將士從王渡河跋涉甚艱故附循之以安衆心此戰期已迫恐部伍不整器械不飭故巡勅之以肅士氣

王曰節王乃發誓曰嗚呼凡我西土君子亦知受之自取滅亡乎上天有顯然明曰如仁厚禮智信之道賦畀于人比類相屬散見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甚是彰明較著是道也即明謂五常也雖盡人皆具要賴爲君者敬守之以爲法于天下今商王受身爲紂倫之主乃執用侮慢此五常之道弛棄怠惰全無敬畏之心是已失其所以爲君之道故上于天怒而自絕于天下致民離而結怨于民其何以爲天之元子而父母斯民乎○此原天之立君而言紂之失君道也顯道二句串說類即道中之類也以其爲人所共由故曰道以是道而散見于人倫故曰類爲天下共見

世易勉也夫子將士也勉哉將士無或以紂爲不足畏寧執心以爲非我所敵也商民畏紂之虐懷懷若躬摧其頭角然言人心危懼如此汝當一德一心立定厥功以克永世也

泰誓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衆士

厥明戊午之明日也

占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武王未備六軍牧誓敘三卿可見此曰六師者史臣之詞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

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敬弗敬自絕于天

結怨于民

夫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之理即典常之理也紂於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典常之道喪狎侮慢荒棄怠惰無所敬畏上自絕于天下結怨于民結怨者

其間故曰顯各有其屬而截然不紊故曰彰此猶泛言以見其當
以身作則下方以紂言狎侮二句亦串下惟狎侮所以弗敬也五
常即顯道以其流行是靈耶五星之在天故曰常自絕二句則狎
侮之所致當看目字結字見非天輕棄之而民故離之也民心即
天意亦須串說

斯朝節識以狎侮自絕之實言之如冬月有朝凌者疑其腰能耐
寒遂斯而視之賢人如比于者疑其心有七賊乃判而觀之又大
作刑威任意殺戮毒痛及于四海無人不受其害其所恃崇信任
者無非姦回之人而其所放飛黜退者及在師保之佐且屏棄先
王之典章而不遵因及忠正之上而不用郊社所以事天地也都
廢失而不修舉宗廟所以祀其先也都怠慢而不享祀一惟作為
奇異的技術怪侈的所物以媚悅所饒之婦人受之狎侮五常而
自絕于天如此故上天不順其所為必遂絕之而斷然降是喪亡
之禍不少貸也第天降是喪不得不假手于有命之入我今日此
舉正是伐天行事我奉天而醺等不可不奉我也尚其孜孜然奉
我一人以敬行天之罰可耳○此承上言狎侮自絕之實而期眾
士之輔已也自貞句至悅婦人總是狎侮宜只平平敘去不去瑣
瑣分貼上帝二句是作自絕于天而天亦遂絕彼孜孜二句見已
奉天孜孜討爾當奉已共討也

非一之謂下文自
絕結怨之實也
斯朝些脛剖賢人之志

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

棄刑囚及正士郊社不修崇廟不享作奇

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視降時喪爾其

孜孜奪予一人恭行天罰○斯斫也孔氏曰

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斫而視之史

記云比于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中有七竅

遂剖比于觀其心痛病也作刑威以殺戮為

事毒病四海之人言其禍之所及者遠也回
邪也正士賢子也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祭地
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為過度之巧列女傳
紂膏銅柱下加炭命有罪者行輒墮炭中姐
已乃笑夫欲姐已之笑至為炮烙之刑則其

古人節試以狎侮結怨之實言之古人嘗有言說民情向背無常能以恩義撫恤我則戴之爲后不然而以威勢虐害我則疾之如讎今孤立之受不知無民之道大惟作爲刑威以虐後孤人之子寡人之妻離散人之兄弟非後世之讎乎我又聞欲樹立人之德使有成就必須多方培養俟其逐漸滋長若欲除去人之惡使無蔓延必須急治首惡之人以絕其根本受正所謂聚惡之木不可不急除者也故我小子倡率義師人以爾等眾上弔民伐罪務除滅汝之世讐是我此舉非以私已也爾眾士其庶幾蹈行殺敵之果致果之毅以成乃君弔伐之勲可耳誠能迪果毅而功多自不惜高爵重祿之厚賞以酌之若退縮而不迪果毅則雖然之戮亦所不免焉爾可不共勵哉○此承上言狎侮結怨之實而勉眾士也撫我至珍殲句兩引古以釋之上引古重虐我句見紂乃民之世讐也下引古重除惡句見世讐之不可不殲滅也作威則上斯勒涉等事亦是狎侮處世仇正言其結怨于民也滋字有漸長之意除字有急去之意此兩段對看語意趨重迪果毅句果者無異避殺者無中止未二句乃以刑虐勸戒之也

奇技淫巧以悅之者且無所不至矣祝斷也言紂於姦邪則尊信之師保則放逐之屏棄先王之法囚奴中正之士輕廢奉祀之禮專意污襲之行悖亂天常故天弗順而斷然降是喪亡也爾眾士其勉力不

克有言曰撫

我則虐我則讎夫受其惟作威乃汝世

讎樹德務除暴本肆小子誕以爾眾

士殲殲乃讎爾眾士其荷迪果毅以登乃辟

功者厚賞不有顯命已絕人心已去

但一獨夫耳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此正引古人之言謂撫我則我之君也虐我則

我之讎也今獨夫受大作威虐以殘害于爾百姓是乃爾之世讎也務專力也植德則務